論語後案

論語後案

子路十三

定海黃式三學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集解】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集注】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後案】先、訓導孔注是釋文勞鄭讀力報反勞爲慰勞之勞民未知德以身導之民知化德必慰勞之也王伯申云先之導之也勞之勸之也勞之訓勉見呂覽孟夏紀注

請益曰無倦

【集解】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集注】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後案】先之勞之所賅者廣何以嫌少請多何辨引孔開吳才老嘗前賢之論非也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下即引此經以證然則請益者請申說其所以能如此也答以無倦者謂導先之勞之之能不倦者能如此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集解】王曰先有司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集注】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發明季氏魯之執政問政者問季氏治魯之政也經云赦小
過注補言大者不得不懲然既謂之過大者亦從寬與小者
遂赦之也舉賢才者或用於家或升諸
公所設甚廣注云有司得人言其一耳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發明賢才先知之而後
舉之故問知士之術也

子曰舉爾所知

餘論冉氏子所慮者在不知夫子以爲賢才各有所知但患
其不舉耳古者薦舉之法祇是舉其所知得其人則受進賢
之賞不得其人則被濫舉之罰黜陟之內刑賞因之國家所
以得眞才而士之爲知己報者亦激切也若泛然求之不知
姓名之人安得行此陸敬輿曰知人之難聖哲所難聽其言
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材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
方之人罕觀殉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是必累
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器者可

得而知沽名飾觀者不容其僞是以昔代有鄉舉里選之
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厤試廣旁求教行能息馳騖也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圖說】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集注】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發明】人各以類聚既舉賢才而賢才復援引以進由所舉而廣所知正解焉知賢才之廣也鑑敬輿曰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是也注錄程子說欲爲自矜明察與固權市恩者戒非所以論德行科之大

賢也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集解】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集注】衞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衞

【發微】史記世家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有往將何以先行之言朱子注本此然世家云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衞十一年歸魯與注所言作敵不合據十二諸侯年表又與注自楚不合狄惺庵作孔子編年云哀公六年歸魯十年自魯如衞

子曰必也正名乎

【集解】馬曰正百事之名

集注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後案集注據史記正名之大而實先者父子之名也韓詩外傳五新序五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二文皆引此經必也正名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引君子於言無所苟實性篇引名不正則言不順漢書藝文志名家爾引此經以名爲名位是馬注所本北宋儒者引此經皆以名爲名位之說群用馬注也鄭君康成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百名以上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欲正其文字之誤此別一義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集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

集注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後案迂鄭君作于于往也子之于也奚其正七字爲一句言往仕而不能正也禮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云于音近迂

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段懋堂云子路先俗聖志之廣大而輕言其不能正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集解 孔曰野猶不達也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集注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後案 說文敘末引此經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許意以正名爲正字與鄭君注同故引此段氏曰蓋闕疊韻字凡論語言如字或單字、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躬如、蓋闕如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後漢書梁統傳引經中作衷措作厝

【疏】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

事【補】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發明】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為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言之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豈以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

【餘論】又曰古書重聯之句類以首句貫下名不正而凡事不成則禮樂之大者遂不興也禮樂既出名不正而不興則刑罰亦事之大者遂不能中也俗解膠葛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新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程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衞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經證〕春秋定公十四年衞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以罪致亂之證公哀公二作書納衞世子於戚所以罪滅倫之輒可刪

聵無良諫戮沮之誅以刃劫母苟莫力之能屛姪發母逐骨
父執不可忍追其父執母手以登臺力雖可奔出奔以殺其
父若母必徹成其平日之不孝而罪愈彰靈公受胥蔽執援
手之辱暫不服且亦公憤可顯受五伐之苦蒯聵奔胥主
執既失子道復授敵以覬覦之計六衛人所心棄諸靈公既
卒國人以嫡孫當立而立之蒯聵於父喪未葬之際與國
父歿之朝何又因以爲利且欲報其積怨于衛因僭之以誅
誠蒯聵逆不能止之衛人若欲拒輒不能不拒聵必殺二
傳有以王父命辭父命之文此衛人拒敵之辭不得已而出
此也厥後蒯聵返國周之今辭曰弗敢弗休曰悔其可追
益見聵之立非周天子意矣再考子貢子路[illegible]聖門高弟疑
夫子之爲衛君疑讓國辭監賞而以名爲難正名不謂衛
輒讓國犯其所難而未必行留使輒能讓國而告之天王
詢之求護得闕法非蒯聵子所以言奚爲子貢而以道
竊其怨與然則夫子謂仁[illegible]宜其[illegible]
論也非輒之所[illegible]拒父之非[illegible]安[illegible]
於父而已讓國於父非已所得[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能得國家不能得國[illegible]已[illegible]仁[illegible]

衷聚訟者其立心必如是不可有利國之心也若夫子之籌畫衞事必有進於是先儒謂夫子必使輒讓國于公子郢或輒不得弃父聵郢祇可逃而去之或又謂公子郢決不肯立惟則立一人而輒以身從父或又謂春秋經既書世子蒯聵為世子之國或又謂當日之名必不能正而必云正名是教子路之不仕衞但於事情未核式三罪蒯聵不諫母而孤於殺忘父之讐倂父之父乃依其强大以求入此罪之彰明較著凡人不得欺者則輒繼統國而聵之不宜爭國可知聵不宜得國則宜得國者非輒而誰當是時奉周天子之命以平定衞難明告聵以不得立之義聵不能不服且輒苟有讓國之微聵之怒必解聵怒既解而知已復無得國之勢將有啟圖爲聵計者必謂國之能君不如立子而安享於迎養之日輒於是可立矣夫輒以讓國爲正使輒與蒯聵俱不得位而別立一君輒盡其仁心而已所謂子貢之問是也若蒯聵就養而輒得立聵不欺已以之父以爭國輒不拒出亡之父而得位此名之正所以可言可行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集解]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集注]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集解]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發明]後世儒者稼穡之事於民亦有小補然老農老圃自知其學之者未必精然彼門講之不[illegible]農老圃之業耳小人者老農老圃之類也李安溪曰樊遲欲講明其說如漢書之有九流也然遲已之事曾子不屑況稼圃乎故夫子拒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或作繦借字說文襁負兒衣也從繦類也

[集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illegible]

義矣言[illegible]以成德何足學稼以教民乎[illegible]

【[illegible]】誠幾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必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離稼穡焉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稼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illegible]】上有大人之學一旦得位行道功教既闊老農老圃自願爲之役不待致民稼穡樹藝而事已理也注楊氏擬遲貶先賢從游舜學章注遂有粗鄙近利之訾皆失之

子曰誦詩三百

【[illegible]】周官大司樂鄭君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皇疏背文而念曰誦口讀曰誦式三轉此指口讀者也段氏說文注云讀書卽籀書乃繹其義蘊後人以讀書爲誦書而讀書者幾據段說則誦與讀亦異此皇疏所謂口讀也

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註】專猶獨也

【疏】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講】政之大本莫先於正心修身詩則舉一代之盛衰必推本於在上者一心之好惡一事之興廢而大本著矣政之出本而推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以正萬民而宏政之用詩則備[illegible]飲食男女常情隱幽之感使誦之者知體民之情[illegible]爲之欲必出於至誠至恐大學之所謂絜矩孟子所謂得民心有道者胥具於此故夫子望其授政而達也專對於異[illegible]得乎[illegible]專使[illegible]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蓋專對之道至尋對望於學詩者人雖有不平之鳴而本之詩則[illegible]雖有詘尤之語而本之詩則敦厚[illegible]不匿於[illegible]

皆詩之教也其不能者口誦故也云雖多亦奚以爲者多指
未删之詩也以用也爲語助詞言誦此三百而無用雖誦此
三千亦無用也此與思無邪章皆删詩後之言
一言删之而體始正一章删之而用已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集解】令
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解】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
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集注】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
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夫子歎之

【後案】朱子注歎其衰包氏注美其盛漢書馮奉世傳野王立
相代爲太守吏民嘉美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
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顏注引此經以證漢師相傳如此皇疏衛瓘曰言治亂略同

又一說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集解】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

【集註】公子荆衛大夫

【附考】王注所言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有公子荆見左傳哀公二十五年經言衛以則之也居室朱子文集云猶處家事舊說云爲屋室非是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集註】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illegible]】始有不能聚合而曰苟湊聚矣少有則合也不能完備而曰苟完備矣富有則完也不能尊美而曰苟華飾矣荆以

[illegible]大夫若用之賚貧財之給而有求有富有以讓漸[illegible]至而其心能知足焉是可取也墨子親士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韓詩外傳曰可知足然後富從之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虎[illegible]美座右銘曰蓋念饑夫其食即飽矣祖衣思凍民其衣即溫矣

子適衛冉有僕

【集解】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

【集注】僕御車也

【[illegible]】臧鏞堂曰此[illegible]所謂僕者降[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僕[illegible][illegible]人爲之周禮諸僕皆大夫士別有人牽馬駕車[illegible]此僕既[illegible]車事故監駕也

子曰庶矣哉

【集解】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

【集注】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註]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參證]富之之術朱子以制田里薄賦斂提其綱在春秋時固可行徹法矣後之人果何以行井田而革賦弊乎曰此不可易言也昔仲舒謂漢高祖光武當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行井田而不行非此時而行井田擾擾不一矣馬氏通考言不封建不可以行井田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必封建之時能周知之非周知之不可行也限田之說董子書袁敬與皆言之陸氏云華夷化人事富有漸則非徐緩以圖不能行限田限田既行而後井田之法可熟講而緩行也賦稅之法後儒以唐之租庸調爲善以兩稅爲非馬氏通考謂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參證]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

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盛目寔東西
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
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
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
君者其
能然乎

[illegible]侍富者有驕逸之難教所以節民之侈求富者有豪强
兼并之難教所以化民之爭古者民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
君命之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民雖有
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
則教所以啟民之恥而使之進於道也陸贄書曰度哉一歎
是老安少懷之心富教是安懷實事不寧亦慮其富未富亦
不可捨教庶富教雖有次序孤重在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
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
猶存即學校亦未有異民之學鑿理尚易此望之之意也一
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
網利强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
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

皆殖游俠興墟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聖之之意也宜致之道累門弟子平居必講明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再有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處古制既湮之後須識經典中一一求其實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依說文作朞今借期會字

【集解】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集注】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illegible]】中庸以一月而為期月內則言期朞注以一年十二月為期月義各有異說文云朞復其時也諸義皆昧金吉甫曰期月與𡭴撥亂三年治定功成式三朝革弊化人以漸而致曰可者太綱去甚整其大綱有成則諸弊悉去治化流行矣因是知因循苟簡與輕率更張者均失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集解】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集註】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善人謂賢人也為治也為邦謂為諸侯也貴氏曰言化當有漸也北主流貴說是也勝殘去殺原非易事得賢人為諸侯相繼百年乃能致之見行化有漸不能遽期也程子曰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illegible]前人之迹以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宜其緩且久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解】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集注】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餘論】仁者相親耦之謂也。禮經解曰：上下相親之謂仁。禮運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不出於身，不必爲己，仁道成也。必世後仁者，鄭君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鄭君注見詩皇矣箋、禮緇衣篇正義。然則王者承亂濁之後，統天下以歸於仁，非三十年不可，則孝亦如此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制言制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孟子言菽粟如水火而民仁。班氏以解此經，亦一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illegible]困學紀聞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鄧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害以售王氏引證此章之義極明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翟晴江曰周應賓九經攷異曰內府本作冉有筆解集解纂疏本皆同

[illegible]周曰退朝謂罷朝於魯君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illegible]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謂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

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爲冉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於有之

意深矣

發明 集解引周曰謂退朝罷朝於魯君政者更改之名謂精

季氏專政輒改古制夫子譏之彙文引鄭君注新季氏與政

在季氏職民事者在季氏之朝尤夫子所譏也晉用刑鼎夫政

子言晉國宜守唐叔所受之法魯用田賦夫子告以有周公

之典在宰由舊章聖心所樂若有大事務更正當會集公朝

詢及國老故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所以抑季氏教持有

知國之常典不可輒爲更張於私室也鄭君注君之教令爲

政臣之教令爲事凡豐權丹正義式三謂革故鼎新主於君

者謂之政常則臣下奉行者謂之事鄭君注義與馬注通如

謂公朝常行之務致仕者與其聞之按之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之義有

所未安

發明 又曰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

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韓氏禮書據此謂卿以下有二朝式三案大夫二門則外朝當在大門之外內朝當在寢門之外魯語旣言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是寢門外有二朝也韋注以外朝爲君之公朝固未必然而上萬氏若惠氏曹氏謂與韓云二朝依當時僭制言亦未必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集解】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集注】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餘論】王肅幾訓近下孔注同言不可以若是句其幾也句於經未順矣朱子幾訓期必之期於下兩言不幾乎意未順式三謂幾訖之借字爾雅說文皆云幾汔也汔即終也又幾之訓終見淮南子繆稱訓高注言不可終於是而與邦喪邦往

往由此終於一言而興邦終於一言而喪邦歸意上下相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古註】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集註】當時有此言也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衍義】國之興衰分於敬長與驕逸之心晉師郤缺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集解 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

[illegible]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illegible]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集註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則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餘論 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于此陸贄所謂天下大患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讜之情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至大失也

葉公問政

【音義】葉音攝見第七篇

【考證】閻氏釋地曰葉楚縣名故城在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因完卽楚國方城以爲城郭其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建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鎭撫爲式三葉左氏成公十五年傳許靈公畏偪於鄭楚遷許於葉則葉爲許地昭公九年傳遷許於城父遷方城外人於許葉地入楚昭公十三年平王封許復居葉十八年傳公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舊不可啓楚遂遷許於析而葉地復入楚葉遂方城爲楚重地故見於傳者如此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集注】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集解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

集注　莒父魯邑名

後案　閻氏釋地曰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云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式三謂此或然或不然之辭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釋文本無作毋云今作無

後案　趙鹿泉謂莒父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於上之安全盡善者子夏急圖改弦更張或以規近效期小康則迫而致之苟而安之矣趙氏以後儒輕詆先賢故以此論莒父之政式三謂管仲天下才而弊在欲速見小後世之稱盛治者輒言霸王道雜弊亦同此甚欲速見小之心此數[illegible]崇王之政也蓋亦因所問而荅之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集解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也

集注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illegible]事必審乎先後緩急之條理不急於功而功始成否則貪功遽以丧功耳禹堙洪水九載而績弗成禹之疏瀹行所無事八年而告成功居其一踰必世後仁百年去殺亦時之所必然者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矯此尤可去欲速之獘矣小利之利亦以利民者言但就小則所失在大為偏隅謀生計不去體國經野之謨為一時貴經營不用長治久安之策雖後世之稱善治者猶未免此夫子之所戒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集解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集注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後案 躬鄭君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見釋文莊子直躬證父尾生溺死淮南子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二者以直躬對尾生似皆以躬爲名高氏淮南子注躬蓋名其人必然以直躬稱者故稱直躬此與鄭君注合也寶刊世四職云直正也又雖楚人直弓之後是又以直弓爲姓名也躬从身从呂古音與弓不同部躬之作躬漢後乃音躬弓同此經本作直弓也韓詩外傳二載楚石奢之父殺人奢追而縱之自告於廷刎頸而死下引此經子爲父隱以正之韓傳所錄別一事與簡齋以此直躬卽石奢未是也據云有因而盜者書微子馬注因來而取曰攘往取曰竊孟子攘雞趙注云取自來之物也據古推證正字史記漢書俗然竊攘之正字當作欺證說文訓告韓非子五蠹篇云其父竊羊而謁之吏呂氏春秋當務篇云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亦告也告言必有所據引申爲證據之義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集注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瞽

暇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
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謹案】皇疏范甯曰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
焉今王法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
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
直躬欲以訾毀儒教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棄記

文華
郎字

【集解】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
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集注】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
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
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
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謹案】經以三者言仁朱子謂包括顏淵仲弓二章之意人無
此三者不能克己而愛人也恭敬析言則別書無遠正義引

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注說所本明氏分別三問仁之先後臆決難信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集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

【集注】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餘論】存於心曰有恥可恥者著於事曰辱恥與辱相因為士者自省之心常防有恥而見諸事者實無可恥也皇疏引李充曰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免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堯舜處濁世則恥不獨為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李說較孔注為備式三謂士之一己欲廉才所行甚廣以有恥畛之有恥則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所行之不辱者可知使事之大非特須諳練時務亦重風節懍然於此不辱能去所恥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次从二再正字作佽

【集註】此本立而才不足者故為其次

【說約】孝也弟也皆行己之大者孝弟之大所謂武周之達孝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而為士之次者未嘗不相孚於耳目切近之人宗族稱之鄉黨稱之積於中而著於外此非虛名堪邀實行亦使宗族鄉黨有所矜式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族黨中安可少此人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附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

【集註】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陋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餘論】孟子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朱子注引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合義式三期士之敢應言行者於義雖未精而未嘗不擇義但自謂所言所行之合義而不求信求果此任義之士不失爲士之次也若堅忍犯義之流明知非義而言之行之豈得謂信果哉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集解】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集註】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illegible]說文作籑云飯筥受五升與鄭君注異算擇而數之也漢書車丞相贊引此云何足選也鹽鐵論雜事引此云何足選說選算古通用又通撰鄭君於易雜物撰德撰作算注云算數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注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爾雅釋詁舍人注擇數之曰算正與鄭君禮注合此文亦當依禮注為備從政者有可選擇即有恥不辱孝弟信果者也此外則為斗筲之人何必選擇而數之非槩所當時之從政者也或疑夫子之言不宜如此過厲而以斗筲為自遜之辭非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陳氏古訓曰狷俗字當从孟子作獧式三謂狂夒狂懁變獧悄變狷古今字異以狂悄為正

集解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

【釋疏】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〡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illegible]】行訓道古書多行道互譌狂當作狂言其志之嚮往於古道也狷當作悁悁說文悁忿也不屑不潔之善者也狂能於進取者詩載馳疏引鄭君注云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概之義也注云謹厚之人指畏縮不肯任道者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集解】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包曰善南人之言也

【集注】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illegible]巫醫緇衣正義引鄭君注云南人殷掌卜之人謂以此二語爲古之遺言似鄭君注較孔注爲確鄭君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皇疏申之云巫醫爲治之不差歐陽行周曰巫以鬼神占書以筋脉體無恆之人筋脉不足以自體鬼神不足以爲占歐陽氏說正同皇疏人多無恆而作巫醫者亦難不可以作言雖作也式三案鄭君注以治閒作巫醫不能治句言所以不能治此業者以其人之無常也禮云不可以爲卜筮者古時卜筮統於巫也禮云龜筮猶不能知而況於人意謂巫醫尙不可爲而況於人謂之全乎禮又引詩我龜旣厭引書事煩則亂意謂無恆而作巫其弊必瀆神而取煩厭也皇疏引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此說是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羞从羊从丑作羞者俗

集解 孔曰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集注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後案 鄭君易或作咸咸者不一人之辭皇疏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朱子易本義曰或者不知其人之辭言不知其所自來

也故易本義訓革

此注承訓進爲順

子曰不占而已矣

【集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

【集注】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後案】鄭君意以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占吉凶者必知羞之所自來而翻然改也無恆則於易直不占而已皇疏引鄭說以爲卜筮不能占無恆之人別一說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集註〕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
氏曰君子尙義故有不同小人尙利安得而和

〔存疑〕和同渾言則通析言則別和者無忤於人而凡事參以
衆論之公不同所以爲和也同者苟合於人而凡事拒乎衆
論之異不和
所以爲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集解〕孔曰善人善己惡人
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集註〕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故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
者不好則必其
無可好之實

〔存疑〕貢氏元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
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依說文防備字作僃全備字作葡今通用

【孔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器之度材而任官也

【集注】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補疏】事以職受役也說以辭解釋也不以道而不說君子未甞為解釋也如盛世之有吁咈矣不以道而說小人遂喜為解釋也如蘇張之游說是矣禮曰禮不妄說人謂不以虛辭者說人也鄭君注引此經為證而曰為近佞媚也是鄭君以說為解釋之義也徐氏說文通論曰說者拭也解脫也若人心有鬱結能解釋之也徐論亦是若謂小人私心易曆理不然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解】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集注】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後案】寬大爲泰循分樂道而自足也侈大爲驕矜才恃勢而陵人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集解】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集注】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後案】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經注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質貌訥忍於言也彼李注必此經之古注也論語血氣方剛詩北山國語周語旅力方剛韋注剛四支以衛體合觀諸文剛是堅強之名韋氏國語注剛強也鄭君公冶篇注剛謂強志不屈撓此剛之正訓王氏以無欲訓剛式三謂多慾非剛无慾亦未必剛也左氏宣公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國語

是謂下毅而不勇含糊兩文毅是果斷之情章氏國語注毅果也此爲毅之正詁說文毅妄怒也一曰有決也能決於義曰有決所決不合於義曰妄怒其以決斷爲毅則所剛者堅強而不屈撓殺者果斷而不游移此剛毅之分周書謚法強毅果敢曰剛說文剛彊斷也泰伯篇包注毅強而能決斷也此乃統言則合朱子於公冶篇云剛者堅彊不屈之意於泰伯云毅強忍也後閒據此以毅爲持久之義然楚辭強忍犯兼毅也即證上文毅而不勇之毅章注忍及犯義也是決於義毅之忍非耐久之忍持久爲毅古未之聞經錄朱子故剛是體質堅強毅是奮發作興氣象蓋朱子本意定見故有發辭也訥即訥于言之訥能言而忍之非質之鈍也程子以四者爲質失之也程子曰毅爲輕浮乃利於仁甚遠使以此爲近仁此說是也中庸力行近仁剛毅者勇決於所有事能彊恕能公私也前篇言巧言令色鮮仁木訥者貞樸以立心不飾僞不曾欺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詩棠棣正義引此偲作節怡作熙

【集解】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集注】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發明】切切節節貌愉怡謙順貌見詩棠棣正義所引鄭君注切切責也偲偲強也兄弟用之注式三謂切切偲偲怡怡如出學問眞積性情篤摯而得之所以謂之士也朱子於或問云切切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勸勉詳審而不強其從即本注所引胡氏之說意欲指子路所不足過於求深遂與古訓不合且胡氏所云善柔之損決非所以規子路也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集解】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集註】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備旨】此爲不教而戰與教不豫習者言之也世有賢君必須教之七年庶幾可以用之兒用民之非可輕驟也張氏文潛曰治至于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于可以即戎而後爲功也周公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戎詰戎者政之終歟陳君舉曰天下危其事則聖人雖其言不期其速成而許以遲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聖人之意斷可識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註】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備旨】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受業王元恆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憲問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史記作子思問恥避聖孫之諱字當如孫也篇偁原思此由後改

【集解】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集注】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後案】據孔注有道時以功路祿君子受祿不輕無可恥也史記弟子列傳云孔子卒原憲亡在艸澤中本經又云原思爲

宰出處合乎聖人能事斯語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史記弟子列傳三國志鍾離牧傳注引並矣作乎上有子憲曰三字

集解 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

集注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參證 韓詩外傳一引原憲之言曰學以爲人教以爲己憲不忍爲之也與此章參觀而其品可見矣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解 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集注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

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去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illegible]爲仁者當使生生之心周浹於彝倫之內而至誠無息則此心大公無我善與人同不過謹於世不肆恣於身克伐自無所衆怨欲自無所僭此源清而流不濁也夫子云不知其仁者恐制於外而未必達其中也程子云惜憲不能再問非也朱子謂仁之名義古人當小學時已有分明訓說則告以未必仁自不待再問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illegible]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illegible]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補疏]何解以此節居無求安之居朱子於或問以此爲言居而重遷者故注云懷安處補疏鄭曰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忘則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勇於從矣此申朱子注也或曰居者伏息之謂懷居者但可居依息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集解]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何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集注]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補疏]危訓厲謂自嚴厲也危訓高峻義見禮緇衣言不危行行不危言彼說不危正說危朱子仍用鄭注者意謂高下俗也廣雅危正也王氏疏證引此經於義尤長言孫者不正說己意順人之意而婉道之也皇疏引江說以孔子之對陽貨爲孫辭以遠害此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亦所謂貞而不諒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集解】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

【集註】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餘論】德由讀書窮理而積有德者積之既厚發之必能淺辭朱子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陸子靜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此有德必有言之由也仁者誠愛無私凡事之有益於人者必果決以行之強恕求仁輔以剛毅勇也禮所謂以收勤事以勇定國推之見危授命如逢比之孤忠勇之所施皆仁心之所發也若過事之有害於人雖小不為拂易益之氣過易縱之欲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孟子所謂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弗爲皆仁中之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釋文适本又作括 羿依說文作羿

集解 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

集注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

發明 羿奡事見左氏襄公四年傳滅相乃奡事非羿事集注誤奡左傳作澆古字通借邢疏曰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此三者雖不經難以取信要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耶氏此疏直鈔尚書孔氏疏不加別白式三謂羿射十日或是羣雄僭竊鉏削殆盡之喻猶之女媧補天瞽以衣職有闕黃帝隆衰瞽以垂法在世曲言揣論等諸子虛烏有之談說文弓部羿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羽部羿古諸侯也一日射師許氏古侯射師之文兩歧而未定有窮之羿殺於浞而以爲誠於少康亦乖於經賈景伯說云祖孫同以羿名尤爲失理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以此羿爲堯時之羿遂謂尚書無若丹朱奡之奡爲界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而生然說文云奡嫚也其引書作奡又云讀若傲尚書曰注未有以奡爲名者孔子國此注言奡能陸地行舟尚書僞孔傳亦襲陸地行舟之語斗南遂牽合爲一據書鄭君注罔水行舟卽孟子從流忘反之意此云盪舟謂搖蕩其舟而覆之也竹書紀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是也又據水經注攷之濰山改名覆舟山因奡事而名顧氏日知錄亦據竝以經文盪舟之盪與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義相同經文俱不得其求絕句然字

猶屬下讀金氏玫證曰十一篇言由也於未死之先故云不得其死然擬言也此述二人於旣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詞也金氏說是也禹言躬稼者書曰暨稷播奏庶艱食是也馬注言盡力溝洫溝洫亦稼穡事

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illegible]】馬曰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illegible]】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illegible]】夫子不荅之說尉顯道謂當時必有背肯愿非直不荅洪景盧謂南宮适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荅金吉甫謂以然字屬下讀意已分明不須荅數說與馬氏解朱子注異可存參語錄載朱子之言云報應有時不然所以不荅又以君子爲其所當爲不計其效故不荅又於或問有罕言命之說此皆於尙德一貫相伐不可從也猶周末遊列

國權奸自矜智術可以奪命孰不爲羿爲界豈知惡積必至滅身所命必在用德南宮之問夫子之贊非聖賢之盡言命以明報效之必然乎世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設之變而不可爲常常者多且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凭豈其然乎荀子榮辱篇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徐偉長中論引本書曰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命然行善而獲禍者猶多爲惡而不得禍者猶少譬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讀此經而參以荀徐之言學者可以無疑或曰此編所言禍福推本天道是矣而與釋氏果報之說得毋同乎曰體驗積殃聖經洛路但釋氏以果報在前生後生其說誣耳人之前世爲祖父人之後世爲子孫是以天之報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此經言稷有天下理正如此自釋氏創輪回之說則祖父子孫氣不聯屬如萍水之相遭且以張家之善孽轉移爲李家之禍福錢竹汀辨之詳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集解 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集注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後案 終食造次顛沛之頃持之不堅而瘠人肥己之心出此而生故治賦治賓之可使南面之可使者君子也而夫子曰不知其仁克己復禮之請事者君子也而夫子曰三月不違仁全仁甚難而不仁之有不得不爲君子雖亦不能不爲君子想也小人之於仁偕以已甚雖有怵惕惻隱之心不能一日守之也由是益知日月至者與三月不違之同爲君子也以其有不仁而已用力於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集解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集注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

義

[正義]據孔注勸勞之道不可已教誨之道不可缺明二者之互用也據詩隰桑箋引此言忠之則勸勞思之忠之則教誨之二者分說要皆統言倫類之事也申蘇說者以慈父忠臣分之賦錫泉據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以誨爲師之誨子弟父師一例式三謂統言之者是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釋文曰創依說文是創痍字刱制之字當作刱式三案草依說文是斗櫟實之名後人借草爲艸刱亦刅之俗字

[集解]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

賴要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註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稾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餘論 命者聘會之書關於使者未行之前也以聘禮言之謂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聞命遂宰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及繅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筵旣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命此所謂命卽彼聘禮之所謂命也左傳僖公三十六年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犒齊師此又犒師之有命辭也設使者受命不受辭此言隨時應對辭本無常不可以受而命則先時爲之也聘禮於陳幣之辭夕云史讀書宰執書此幣言享幣之數於書竟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言誓告之辭或據此以證爲命誤也裨諶草創以其能謀使謀可否而議略起於此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循其倫次而議

之曰論世叔美秀而文譎下字故而才又傑能討究其失論
次其是也修飾注訓增損者修短之修訓長是修有增義稍
增之以明其意也古拂拭之字用飾說文刷飾互訓是飾有
損義謂芟削其辭之繁冗也聘禮記爲命之法辭多則史少
則不達是辭不可不增損又云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
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增損任意也三者既定子產乃潤澤之
而使之振采竊此爲命之善也其事又見左傳襄公三十一
年語有不同者或先後異時所爲者不同抑此所言夫子所
位□
也

〔後案〕又曰馬注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凡行人有事官有兼職
行人之見於春秋經者凡六皆以執書春秋襄公十一年楚
人執鄭行人良霄楚不能徵晉悼而遷怒於無辜之人也襄
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買不能正衛伐曹之罪而執
使人也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楚不能討陳
殺太子之罪而執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昭公二十三年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婼魯取邾師殺獲而執之罪亦不在婼也
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犁知難而行納楊楯六十

於趙簡子范獻子懼而執之也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衛侯欲叛晉與齊而沮於諸大夫結請自執以
成齊之盟也凡六行人或專官或非專官未可臆斷也周官
大行人掌大賓大客小行人掌使適四方投書謂二職不言
胥史亦是兼職然可儀等職平日必擇一官以統職之此正
行人之有專職者見左傳桓公九年韓服爲巴行人文公四
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使行人私焉成公七年巫臣通吳
於晉寘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襄公四年穆叔不拜肆夏
文王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襄公二十六年秦鍼如晉叔
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公二十一年欒
盈過周周辭於行人定公四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哀公十
二年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此皆行人之
有專職者鄭子羽亦是專官襄公二十四年傳鄭行人公孫
揮如晉聘襄公三十一年傳衛襄公如楚過鄭而聘子羽爲
行人此其爲行人之見於傳者昭公十八年鄭使行人告災
於諸侯不言其人或他官攝行也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
公孫黑如楚伯有曰世行也則公
孫黑世爲行人甚於子羽之著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集解】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集注】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後案】子產謂子太叔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所以矯子太叔懦弱之弊刑書之鑄不過申明已墜之法亦不足爲子產病子產爲政以寬仁著績其事跡班班可考後儒用治鄭必以嚴猛成功能成功即爲惠者謬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集解】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

【集注】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illegible]馬注以子西爲鄭大夫與子產連言之也朱子於或問
引吳才老說云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
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皆所不
論者故以爲公子申是朱子不用馬注之意也注云遂改
政見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定公六年哀公六年傳白公之亂
見哀公十六年與沮用孔子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彼哉謂五
賓引作彼哀也又五紙引埤蒼彼邪也佩觿亦引作彼安作
彼訓邪其義甚通孔子稱楚昭王知大道而惜子西輔君之
不義以彼
邪斥之也

問管仲曰人也

【集解】猶詩言所謂伊人

【集注】人也猶言此人也

【[illegible]】人也謂當時人稱之是可稱爲人也詩匪風正義引論
語鄭君注云論語人稱同位人稱之辭此經鄭君之注不全
而詩正義約其意以言之以經言伯氏故云同位人稱之辭
式三謂經舉伯氏奪邑明管仲治齊有轉攻衆所人稱是以稱

之爲人也表記仁者人也鄭君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孔正義曰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傳文欲人貴此行父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耦相存養之義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釋文本疏作蔬

集解 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集注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後案 伯氏名偃見皇疏駢孔注以爲地名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應劭云郱一作駢後爲伯氏邑此與孔合也三百孔注以爲三百家坊記疏引鄭君注正同古邑大小不等易云邑人三百戶則三百家亦邑也一曰駢之邑三百邑

謂四井之邑也左傳鄭備百邑鄭志云邑方二里是也詳見千室之邑下孔以無怨言爲奪之常理皇疏以爲伯氏有罪奪之劉氏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用刑並論裴氏三國志注引習鑿齒說以伯氏無怨與諸葛武侯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歿同類例舉蘇氏論語解亦引諸葛事爲比古義相傳如此然則此所謂奪卽周禮馭貧之法也朱子引荀子仲尼篇文以證此經周燭齋謂荀子言與不言奪自是兩事且據是則桓公奪之與經文亦不合荀子言富人莫敢拒者言人莫敢拒敵其富亦非無怨言之意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發明貧難處富易入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釋文綽本作繛繛正字綽或字見說文

【集解】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集注】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煩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餘論】下章稱公綽之不欲而此處其不可爲大夫以此知爲者之學未可謂人欲淨盡卽是天理流行也然則以不欲列四德何也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薛敬軒言之矣則嫉慾之私欲學者必務去之此成人之一也

子路問成人

【集注】成人猶言全人

【餘論】人道難成故問之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集解】馬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公綽魯大夫孟公綽周曰卞莊子卞邑大夫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後案】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補疏】注以莊子爲卞邑大夫者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韓詩外傳十云魯與師卞莊子請從新序八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是魯卞邑大夫之證也卞正字作弁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左傳云季武子取卞本從一地知廉勇藝四人分得之則爲偏材一人合得之則幾於全德故四人之品不及子路而子路不能及四子之媲

長且不能兼有之夫子因以隆飭之也文孔注訓加文有加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疑何注樂記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君注文猶美也善也美善與增成義互相足一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易傳物相雜故曰文義同文以禮樂即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于中有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易之趣而以禮酌其中也知廉勇藝合之既幾於醇而復交錯之以敬與和是謂成人亦猶實也義見學而篇此言亦可成人之道實如此也下言亦可後世之取爪人者實如此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集解】馬曰思義然後取不苟得也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集注】復加曰字者既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

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附錄】王伯申曰有非問答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謂更端也上節言成人君子律己之全功下節言成人季世取人之寬法此節更端也集注程子說以公綽屬仁又以知仁勇藝文以禮樂爲非大成此豈言知仁禮樂也胡氏說先賢說不足信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集解】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

【集解】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校勘】檀弓注亦云文子名拔或作發今皇疏本作拔釋文拔皮八反邢本爲枝朱子注同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衡用引此經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與今本異

【集解】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

【集注】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後案】並史漢多用爲庶幾之冀引申之爲疑詞然其徘徊審顧之意一也見說文段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集解】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集注】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後案】表記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是以防卽見要君也皇疏引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比正要君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集解〕鄭曰譎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集注〕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述要〕譎謬欺天下也見說文晉文公譎鄭君以召狩言朱子以城濮言齊桓公正以召陵言皆一時之舉耳統三傳觀之均是尊周室也而桓於名分猶不敢越均是恤諸侯也而桓於信義猶不敢渝荀子云五伯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後之論齊桓者因多過刻之論式三謂桓公知守正道有時持之不堅偏心私之所行遂未必皆正然惟其知守正則尊之

正者爲多時有僞心而外猶飾于正觀傳所載霸略內則尊鄰長以舉賢外則反侵地存亡國功高威立受胙下拜皆晉文之所不能爲卽軌里連鄉亦依周制而變通之居甲兵以整武備亦克詰戎兵之道未可一槩斥之也晉文則以正道爲不必守而裂冠毀冕之甚者矣陳用之曰晉文之譎非無正也齊桓之正非盡譎也正不勝譎故謂之譎而不正譎不勝正故曰正而不譎陳說亦明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顏注謂守法而行不能用權此又一異說近儒亦有主是說者式三謂晉文不正而詐以能權此必不可行之說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集解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後案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白入莒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集解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集注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後案皇疏曰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釋文所引范注及鄭君說略同惟會北杏下有又會柯字會甯毋下無

九年會葵邱字此爲異耳朱子讀九爲糾據僖公二十六年左傳文也以用也三國志陸績傳引經以作用不用兵車者謂兵戎爾息不專指會合時言也爾其天下兵管仲轄體中夏息其兵爾正本仁亦以行之也如倫乃包皆如責如縈纓子法言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予爲如其智如其智詞道篇法者論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等如謂等乃之證也謂管仲未純于仁則可以不妨糾難爲未仁則不可曰乃其仁乃其仁者以其仁之顯著於天下微其心之不殘忍於所事之人也孔注云誰如其仁誰字遜設且云誰如許之過當矣翟晴江灝召忽殺身成仁仲有功亦得如忽之仁此說未是辨見下盧氏鍾山札記譏明顧憲成尤甚見今責備齊之說以此傳桓公管仲乃齊論不醇之言盧氏又謂此論語者如荀卿與起之儒亦出其中故有此議而不純之論其說尤非也孟子言管仲功烈之卑夫子器小之譏也係瓦附齊桓爲盛係管仲天降大任世運係仁之機也言豈一端而己且荀卿黜霸崇王不得疑以崇與霸圖與起乃曾申之徒盧氏以爲曾子之徒亦疑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集注】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後案】不死又相用意並舉下匹夫節答不死之無害於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披之借字

【集解】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何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

【集注】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後案】齊桓公之時淮夷病杞矣狄亡邢滅衛而溫亦滅矣楚滅漢陽諸國而北伐至鄭矣山戎病燕矣王子帶以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矣非管仲何以制之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發明 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補疏 諒小信也經經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于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後案】經到之借字謂斷頭也溝瀆魯地名亦名句瀆亦名穀
春秋桓公十二年盟于穀丘左傳言句瀆之邱句瀆穀古同
聲通用史記齊世家遂殺子糾於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
句瀆又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論語作溝瀆蓋後世聲轉而字
異後漢書應劭傳若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
瀆豈覩召忽投河而死哉云溝瀆據諸文攷之是子糾召忽
身死同處地在魯之句瀆經言匹夫之諒正指召忽知仲之
可不死矣春秋書小白入齊又書葬齊襄公纏又書乾時之
戰是桓公先入而靖國難糾後至而見拒猶爭國於靖難之
後則糾之舉著矣管仲苟有助惡之謀則當請罪受戮于齊
奔而赦之則當感恩報効也管仲苟絜無助惡之心則糾死
與死惟其親暱任之也王肅謂君臣之義未成其屬採家語
於致恩篇羼入此說朱子謂管仲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奔其
未入國而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成式三謂糾苟含寃而死
卽以友仇不同國例之仲直可以相桓此王肅固不足據矣
程子謂桓兄糾弟三傳無明文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
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序子糾於小白上莊子荀子韓非子
俱有桓公殺兄之文漢書淮南王傳薄昭云齊桓殺弟以返

固執將注云謂文是兄諱兄僻弟則稱之爲兄未可謂矣雖然程朱二子言管仲可不死其意固是也後之駁注者乃有聖人重事功踐守節之論不尤悖謬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illegible]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

[illegible]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illegible]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illegible]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後案】注云行如是可謂爲文者謂書談道必躬行之始爲貴也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集注】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集解】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集注】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衞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衞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說文作慙也難慙語也段氏以此作當作怍

集解 馬曰怍慚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也

集注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餘論 如馬說言之可以無愧者由平日之積其實此謂爲之難也後漢書皇甫嵩傳論引經正同

陳成子弑簡公

集解 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

集注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考證 陳虎賁叔孫州仇孫武叔陳恆傳成子此經不以臣之事之詳之定疑取也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集解 馬曰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

【集注】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發明】史記六國表曰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計行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弭篡奪而正綱紀者不出此哉此事不行而戰國勢成四篡逆之圖橫於天下

公曰告夫三子

【通】孔曰謂三卿也

【集注】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集解】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今使我往故復往

【集注】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解】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集注】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彊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餘論】外注程子說病左傳所錄夫子之言又謂夫子必告方伯未是也聲罪致討勝齊固夫子所預籌者以籌策戰勝爲

不以義而義之說晦矣當是時兵以義起臨行時遣使
以告陳宜也迂滯于不可行之勢以敗其成謀非義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解孔曰事君之道義
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集注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
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發明依孔注是犯則勿欺也依范注是犯先不欺也尋繹經
指戒欺勸犯二者反正言之子路忠信則不欺果斷則能犯
精言之則二者
皆非易盡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解本爲
上末爲下

集注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
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下

【參證】達者通曉之稱下達如漢書九流之類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集解】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集注】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發蒙】依孔注學謂講論經典以所講論者身體而力行之爲益于己不能躬行則所講論者徒益助于人也如此明經文二字之義甚憭釋文爲于僞反是依注讀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爲學也以爲禽犢荀子引此經而上

下文皆申此經之義其云以爲禽犢者禽犢饋獻之物也謂所講論者徒饋獻于人而無益於己也甚荀子亦以學指講論經典也楊子法言學行篇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咸無爲爲衆人邂廟爲人而稱以學者設其次也程朱二子言學兼知行爲人欲見知於人益謝好名之心未淨雖終身爲善而善未純歟不如从古注之爲確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集解】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集注】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集解】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集注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發明 而未能之而猶如也謂心恐其未能也呂伯恭曰人不克己身皆是過不知過之難改能用力克己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也注引莊子說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此注之所本蓋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見淮南子原道訓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注】重出

【考異】邢疏以此經連曾子語爲一章夫子言之曾子申之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解】孔曰不越其職

【集注】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辭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餘論】此言位者以職位言是本義也皇疏曰猷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邢疏連上爲章云戒人之僭濫侵官也張敬夫云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張氏蓋參易[illegible]言之也然諸家因之有以心爲位以此心動而妄動爲不出位殊失經恉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集注】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發明】朱子以并諧解俱讀言過其行爲可恥耳朱子謂如諸說經文而字當作之字式三謂其言而過其行六字連讀舊說原遡據皇本及潘夫論交際篇而字正作之字亦可存參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集注】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集注】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如此

子貢方人

【集解】孔曰比方人也

【集注】方比也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集解】孔曰不暇比方人也

【集注】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補疏】方人鄭君本作謗人人謂言人之過惡也見釋文史記弟子傳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意正同孫頤谷讀書脞錄云左傳襄公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公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式三案妄誣爲謗直陳人惡爲謗事分虛實而古人文字不嫌同用也夫子言夫我不暇者夫彼也我猶己也如吾往吾止之例彼己則不暇言當急己而寬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集註】王曰從患己之無能

【集註】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集解】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集注】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詞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後案】孔注寧當作寃見釋文逆億先覺者未必賢或反寃枉人也朱子謂不逆不億而詐不信聰明人自能覺之如呂勤

言肆知其謗我燕王告霍光反昭帝知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數日内之事據朱子此說是先覺有實徵以人之辭貌而覺之以平日察行而覺之以時事不倖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此此亦謂事有朕兆而覺之也

外注楊氏說朱子於或問闢之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集解】包曰微生姓畝名

【集注】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說人也

【後案】畝蓋隱默不談時務以孔子爲佞於辭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集解】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illegible]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illegible]疾痛也固錮通痛病斯世之錮蔽不能不言而非佞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illegible]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illegible]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illegible]德恩惠之德也

[illegible]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illegible]見老子道德經恩始章

子曰何以報德

集注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後案事必推之可通始爲情理之正苟行於此不可通於彼即過乎情而拂乎事之理此非獨報怨報德然也五禮之殊貴賤五服之辨親疏五刑之分皆從先王皆順其自然之理而損正施行取之萬世而無弊後世或欲過从厚於一事而例之他事遂不可通矣管仲辭上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何以禮焉張釋之不以盜廟坐玉環之辠論族曰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用何以之辭與夫子何以報德一詰語意正同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注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

所宜詳
玩也
【後案】以直報怨有二說朱子或問曰周禮殺人而義者令勿
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
也此當報者也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所謂直也此一說也
集注則婉言一己小怨之不必讐者乃一說也難之者曰報
怨者以至公無私而報德者必有私矣聖賢可私于所厚乎
曰國語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禮曰親無失親故無失故春
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豈不私於所厚乎彼以德報怨
固老氏壞敗聖教之說不則德怨俱以直報之亦所謂執中
無權者均之
賊道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
【集注】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後案】此歎道之終不行也下數章以類騈敘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集解】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己知故問也

【後案】何爲猶何謂也詐近於激發故問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集解】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何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

【集注】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之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後案】據孔子國注下指人上指天下學猶言習練世事上達知天命之窮也知我其天天諒其違道則睠之心也式三謂下

學刪訂贊修之事上達所學通於天也聖人刪訂贊修惓惓斯道之心上通於天而天自知之漢書儒林傳言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不用於是序書傳紹樂論詩綴周禮成春秋晚而讀易下卽引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及此經下學而上達以證之是漢師相傳如此史記世家引此經於獲麟後作春秋并說苑至公篇引此經言夫子作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大指亦相同也程朱二子謂聖人自言悟道精微惟天知之中之者說極元眇於不怨不尤之語亦未融貫矣章內兩言天一爲未定之天一爲已定之天一爲氣數之天一爲義理之天謹守程朱者如金吉甫亦復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九經字樣曰寮上从穴下从火論語承譌省作寮按史記弟子列傳作僚索隱作繚又作遼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孔曰景伯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戒志季孫信讒恚子路也鄭曰吾勢力猶

能辨子路之無辜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集注】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誅寮

【餘論】史記弟子列傳有公伯僚索隱引譙周古史以駁之馬注誤也景伯名何非何忌孔注亦謂邢疏料之舊說或以惑志絕句於公伯寮連下讀言力不能屏季氏之惑而獨能誅寮也式三謂邢曰固曰猶是轉語獨肆諸市朝明示其罪非辭季氏之惑則不可鄭君注是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發明】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于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附證】景伯言力能肆察意欲以力辨之夫子言命聽諸天運之自然也道之順逆即所以卜天運之否泰也朱子注云聖人不待決于命本于尹氏義見子謂顏淵章朱子文集載陳安卿之說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斷以命而安之之辭此即是聖人樂天知命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絶無疑忌顧慮之意審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形同而情異陳氏說足以校正集注是也庚仲艮指此經爲性命之命朱子于或問駁之詳矣

子曰賢者辟世

【集解】孔曰世主莫得而臣

【集注】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

其次辟地

【集解】馬曰去亂國適治邦

【集注】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集解】孔曰色斯舉矣
【集注】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集解】孔曰有惡言乃去
【集注】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解】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也
【集注】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彙纂】皇邢疏引鄭君說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蓧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又王弼說七人爲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舊說以作承上文所述言也筆解曰避世本無

為作者本有為顯非一義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七經小傳作讀知作者之謂聖之作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此本舉朋而條列之與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集解 晨門者閽人也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集注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補疏 皇疏石門者魯城門外也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也賢人也自從也朝早開見子路問從何而來子路答曰我此行從孔氏來也據皇疏是夫子周流在外使子路歸魯值莫而宿於魯之城外故有此問答之辭曰知其不可而為之

正指聖人周流列國知道不行而猶欲挽之晨門知聖也發
漢書蔡邕傳釋誨篇石門守晨注引鄭君注石門魯城外門
也張晧王龔傳論注亦同皇疏即本鄭君注皇曰魯城門外
依漢書注當作魯城外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
南弟二門名石門闕
百詩以此證鄭君注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亦作何

見釋文蕢作臾見
說文與臾曳字異

集解 蕢草器也
有心謂契契然

集注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考證 說文徐氏通論上
引此經荷蕢作擔樏子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illegible]】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
【集注】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
【後案】依皇邢二疏既已也鄙哉硜中之聲可鄙劣也硜硜乎莫己知斯己而已者此鄙哉之事言磬聲硜硜然無知己之人惟堅信於己而已矣疏申何解如此一曰斯己而已言世莫知己祇一己之孤而已也朱子注云斯己之己作已乃隸書傳寫之誤古篆己已二字迥異依何氏所見本當作己也史記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荷蕢云莫己知情事亦合呂伯恭曰荷蕢譏世爲莫知此身覩一世人卽不是聖人天地同量之心

深則厲淺則揭

【集解】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後案】爾雅云以衣涉水曰厲又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鄭君注論語服氏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

上爲厲者揭也由膝以下而膝以上至帶以上涉與厲爲通名韓詩傳又云至心曰厲諸說雖異而以不解衣爲厲則同厲者衣任濡水以喻事不可救揭則欲潔其衣以諭欲濟其世皇疏申包注如此說文引詩作深則砅解云履石渡水也砅或作濿戴東原詩攷正據之以厲爲石梁又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梁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詩意以淺水可褰裳而過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踰王氏述聞從戴說式三謂爾雅說文戴說文載

存二解學者不必偏守一說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何注】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集注】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後案】何解以難爲詰難之難史記下帝本紀索隱曰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下難孟子禽獸何難焉亦同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集解】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集注】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後案】依孔注諒陰是器中陰默之義依鄭君此注及禮注諒陰凶廬字或爲梁闇或呼梁庵喪禮未葬横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艸被之既葬則翦去艸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惠半農曰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云草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蘇茅爲屋謂之蓊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會南讀爲任古今音異邢疏詳引左傳杜注孔正義諒陰釋服心衰之名此大謬也書無逸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三年中不自出令亦非竟不言也問何謂者請詳事實欲知所言者何事所不言者何事子張蓋疑不言者之別有所指其政事則待予言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冢从勹从豕俗作冢乃古冡字

【集解】馬曰己己百官也孔曰冢宰天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集注】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夫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餘論】冢宰可以聽政者體待其人而行也夫子言古之人皆然以當時不能然也當時列國之君政歸權臣終身不能自振偽謂三年内宜速議政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集解】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集注】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解】孔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人謂朋友九族病猶難也

【集注】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

【[illegible]】君子上位之君子也人指臣也尚書皋陶謨在知人洪範人無有比德人用側頗僻人對民言詩假樂宜民宜人亦同正身正其臣正其民治之漸及者然也上章言禮此章言敬下二章見不敬者之陳於禮修己以敬循此體以踐之而己安人安百姓者禮教所達朝野胥安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原壤夷俟

【集解】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

【集注】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

【[illegible]】[illegible]尊客至則趨以迎降等之[illegible]亦待夷踞以俟非禮也皇疏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待孔子之來皇意以下言叩脛故此言豎膝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字解】賊謂賊害。孔曰叩擊也脛腳脛

【通解】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參考】宅氏之述據縣音拘執禮法過情拂性非延年之道而自以曠達爲著生夫子言壞禮傷教生不如死責之深矣脛膝下骨皇疏膝上曰股膝下曰脛釋文脛戶定反脛歸呼戶硬反是脛之古音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字解】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辭出入也

【通解】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參考】朱子於或問引家語云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

黨童子豈即是人也歟此朱子未定之論也姚姬傳曰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于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者故或疑爲益者此別一說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集解】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者也

【集註】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後案】皇疏云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先生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

王元恆校字